

燕下

鄉脞

錄

清陳康祺著

上

進步書局校印

蘇平知

解學

PDG

燕下鄉睦錄序

陳君鈞堂以名進士為郎官閉門不狎時流著書逾百卷已而改知縣來蘇首梓郎潛紀聞十四卷於中外政治當代典章人事奇怪條擿而件撫焉蓋史部載紀類也今年又梓燕下鄉睦錄十六卷燕下鄉者遼地名君京邸近之故名書讀之猶初志也余喟然曰此漆園所稱宋人者與有不龜手之藥而泝泝統則何邪今之學者操不律效程朱語錄空言滿紙頃刻尺許厚獵盛名攀高位或妄希兩廡豚豈不甚便然而問九經七緯百家諸子瞠目不能對一語亦嘗愬乎否也夫程朱大賢人也人即至不肖有不趣嚮者誰與然而效程朱者果程朱矣乎夫天下不皆大賢毋甯多讀書多識故事猶勝於絢虛美絀實用者也然而人多舍此而就彼將毋畫仙鬼易畫人物難乎余辱與士大夫遊竊疑博通者之少即有矣輒嫻笑叢焉傳曰越人美羸蚌而簡太宰鄙夫樂咋喈而怪韶濩然邪非邪夫君書不必賢於人人然而指稱礪徵引富如泰山之雲潼瀟蔚薈日出而不已也如鬱人貢百草之華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朶朶之焦中而芬芳條達也視枵腹而操不律奚止鈞銖之差耳哉夫睦之為言細碎也著書如君而奚細碎之有邪夫君多讀書多識故事而以著書而曾

不獲獵盛名攀高位而又何說邪光緒七年歲在辛巳冬十一月歸安楊峴謨

燕下鄉睦錄卷一

清 鄭陳康祺著

我朝以明神宗四十四年丙辰太祖皇帝始俯順諸貝勒大臣恭上尊號建元天命。太宗嗣位建元天聰。天聰九年以收服察哈爾全部獲歷代傳國玉璽。明年四月始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國人初尊太祖為聰睿貝勒。至天命九年恭上尊號曰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太宗崇德元年羣臣恭上尊號曰寬溫仁聖皇帝。昔成周幽岐初業太王王季猶待追崇不若聖朝天造經綸戡亂攻昧當洪基啟建之初已赫然有撫中國子萬民氣象也。

天聰三年太宗以明國屢背盟誓親統大兵征之入洪山口克遵化城遂由薊州進規燕京駐營城北土城關之東復移駐南海子距關廂僅二里諸貝勒請攻城太宗諭曰朕仰承天眷攻城必克所慮者備失我一二良將即得百城亦不足喜遂止弗攻聖人智勇天錫猶審幾遵養如此唐之太宗宋之藝祖睦乎後矣。

天命十一年設八旗大臣天聰二年定文館職司五年設六部六年定城守官三年

考察之例。八年。定八旂職官名。十年。更定內三院。崇德元年。定內院官制。設都察院。二年。設八旂議政大臣。三年。設理藩院。定部院制。八年。設禮部蒙古理事官。此我朝澄敘官儀之始。

太祖乙卯年。定八旂軍制。太宗天聰三年三月。定軍令於外藩。八月。定行軍賞罰例。五年。定出征軍制。崇德八年。定軍律。此我朝整敕戎行之始。

天命五年六月。設納言之木於門外。天聰五年。令貝勒大臣盡言直諫。此我朝下詔求言之始。

天命二年。令詳慎訟獄。天聰九年。禁徇私枉斷。崇德五年。肆赦。此我朝明刑弼教之始。

太祖乙卯年。令羣臣舉賢才。五年。令貝勒大臣子弟就學。三年。授舉人生員官階。優免丁役。此我朝興賢勸學之始。

天聰六年。行新定朝儀。崇德元年。行太廟薦新禮。三年。諭禮部申明禁令。八年。定內外相見禮。此我朝班朝肅廟之始。

太祖甲寅年。令國人屯田曠土。太宗天聰九年。禁濫役妨農。崇德元年。禁屯積米。

穀令及時耕種二年。令各屯堡及時勸農。此我朝重農貴粟之始。

天聰元年。發帑賑饑二年。發帑資民嫁娶。崇德二年。諭貸粟資民。六年。以歲歉。

諭行備荒事例。此我朝乎惠民生之始。

天命八年。勅羣臣勤職。十一年。勅諸貝勒毋習逸樂。崇德二年。諭諸大臣勤。

修國政七年。諭諸王貝勒勤修政事。此我朝誠諭臣工之始。已上九則。均見。

開國方畧。我祖宗一隅肇造。業業兢兢。當周繇商亂之始。基已姚典。姒謨之畢。備。

攷其時。正明國未造。君聞臣揚。百度寢弛。無復綱紀。興亡之故。蓋不待王師入關。

真人定鼎。而早可瞭然。後有萬年。殷鑒不遠。聖子聖孫。作求世德。念之哉。戒之。

哉。

何文端公按議法考無何文端者雍正初吏尚何世璠謚端居京師時。一同年詣之。

日晏未起。久之方出。客問曰。尊夫人亦未起耶。答曰。然。客曰。日高如此。内外家長皆。

未起。一家奴僕。其為奸盜詐偽。何所不至耶。公瞿然。自此至老。不晏起。見桐城張文。

端篤素堂集。讀此。可見何公進德之勇。並可見前輩處朋友間。規過責善。如是其嚴。

也。

西林鄧文端公爾泰。總督雲貴時。雲撫江陰楊文定公方獲譴。新巡撫朱綱多方羅織。至欲用刑訊兵民。汕汕為文定頌冤。謀羣起擊綱。公好言撫慰之。復厲聲責綱曰。過湯陰岳忠武廟。見鐵人乎。獄得解。高宗即位。首召文定。文定旋奏公處置苗疆。非善策。公不以為忤。文定沒。公經紀其喪。哭之哀。嗚呼。可謂大臣矣。

世宗時。合河孫文定公被誣。有婪贓據以入告者。親王也。上詢之鄧文端公。公曰。孫嘉淦性或偏執。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上意解。即命公弟訊問。事白。抵誣者罪。公弟名爾奇。時與文定同以少司空兼祭酒。亦賢者也。

閩中自李文貞蔡文勤二公。重振龜山考亭之緒。新盡大傳。理學大暢。繼之者甯化副憲雷翠亭先生鉉也。先生隨計入都。寓文勤邸。朱高安方居比鄰。文勤語先生曰。高安素知子。子可一見。先生以陸清獻不見魏蔚州為比。後高安禮先焉。乃往見。又一日。孫文定過文勤。文勤語先生曰。孫公實為子來。當一往以答其意。先生曰。不敢也。將有保舉。恐近自媒。文定終薦之。補國子監學正。

乾隆初元。甯化雷公。以庶吉士蒙特召。侍阿哥書房講讀。嚴正恪勤。於中貴不假辭色。嗣丁憂。編修余棟以皇太子薨。入京。被命留侍諸皇子。公奏。皇子

侍奉之人必明大義篤倫理方於學術性情有助。余棟父喪。八葬。若隱忍行走。則講書至罕。我問三年章。何以措口於天下。風化有關。於是編修得終制。按公之學。出自漳浦蔡文勤公。文勤則李文貞嫡傳也。公劾奏奪情。侃侃如此。於安溪一脈。不能不謂之青冰。結崎亭集。楊文定公行述。稱余編修奪情時。文定力言其不可。上收還成命。文定亦安銓高第。

混同顧公琮太師。文端公名八代孫也。風骨挺勁。在滿洲大臣中。與蝶園徐公並稱。時人為之語曰。前徐後顧。剛亦不吐。世宗初年。設會考府公為主事。杖某親王府吏。親王初不悅。而後奇之。公嘗持議。欲行限田法。以均貧富。與用事大臣動色爭於上前。無所撓挫。有文覺禪師者。出都。聲勢烜赫。騎從如雲。道出袁浦。兗豫二州方面大僚。率屬郊迎。恐後。公方與前總漕魏公廷珍相交替。皆若弗聞也者。公在京師守制時。小車敝帷。人以為廝養。奉命治漕。治南北河。久享厚祿。老病罷歸。至不能就一廛以居。壁立千仞。清絕一塵。惟公實允蹈之。

康祺少有知識。瀏覽近今古文家。測其旨趣。頗惜長洲彭紹升。二林瑞金羅。有高臺山之學。陽儒陰釋。殊太決其籬樊。稍長。則聞前輩言。臺山游奉化雪竇。為過者所獲。疑為盜。賴吾邑邵侍郎洪得脫。吾以為謝康樂之為山賊也。頃讀惲子居氏大雲山

房集。臺山外傳曰。臺山少好技擊。兼治兵家言。嗣學於贛鄧元昌。修儒者之業。於書無所不窺。精思入微。遂喜佛法。自京師歸。忽登樓縱火自焚。救之不死。遂狂走入山。服沙門服。不下髮。跌坐與人言孝弟。而歌泣無時。下揚子。渡錢塘。過甬東。多託迹佛寺中。奉化快手怪其服。合儕輩篡臺山。臺山徒手禦之。不可近。因詣縣。跌坐縣庭。為禪語。同年生主事邵君洪。時家居。識臺山。乃釋之。遂游普陀。寓西湖。已復走京師。乃歸而卒。又論曰。臺山於倫甚修。所以處之甚厚。不得已。乃至於如此。其諸無愧為聖賢之徒者歟。按惲氏此文。似臺山之入墨。亦自有託而逃。譬如病榻呻吟。聊自緩其痛苦。彼彭二林者。又何所為而甘棄其飲酒食肉之身。昏昏呌號。靡所脅驅。而遽自淪溺耶。噫。惲子居大雲山房。雜記載康熙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特封世祖章皇帝之乳母樸氏為奉聖夫人。頂帽服飾。照公夫人例。嗣後多有乳母之封。外廷至不知其姓氏。本朝推恩之厚。家法之肅。具見矣。按惲氏以封及乳母為恩厚。不降明旨為法肅。其言善矣。康祺竊謂。本朝定鼎之初。宮府典章。多沿明代。以奉聖夫人封天子乳母。恐亦是勝國舊稱。康雍而後。綱紀聿新。保姆微勞。膺受渥養。禮亦宜之。奉聖崇封。必已裁革。宜二百餘年罕見紀述也。

和碩禮烈親王。太祖高皇帝次子也。從征屢建大功。封大貝勒。太祖崩。王首倡議於朝。戴太宗為主。世祖嗣位。王次子碩託孫阿達禮謀立睿親王。王發其謀。兩人皆伏誅。昔泰伯讓國。尚少披荆斬棘之奇勲。周公滅親。究非離裏屬毛之繼體。天祚聖清。篤生懿弼。忠貞神武。翼戴三朝。史冊所書。少雙寡二者也。

天聰五年。大清兵圍大凌河城。生禽明監軍道張春等。春見太宗不跪。太宗引弓怖之。禮烈親王諫曰。彼不懼死。射之何為。乃舍之。春終不失節。以壽終。我文皇帝大度如天。從諫如流。固宜海內英豪聞風景附。屋彼明社。有如拉朽摧枯也。

和碩怡賢親王。聖祖皇帝第十三子。雍正三年。疏請減東南浮賦。奉旨俞允。其年冬。總理水利營田事。濬畿甸河渠。闢荒地數千里。募民耕種。期年而有收。王屢承詔決大獄。多所寬釋。因奏言聽訟之道。求之辭色。以察情偽。設誠以待之。據理以折之。未有不得其實者。若概用刑求。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比冤抑之。所以難伸也。世宗以其言頒示直省。有司刻木榜於堂。四年。御書忠誠敬直勤慎廉明八字以賜。復條折王善行。宣布中外。比薨。詔奉天直隸江南浙江各為王立祠。為天潢懿

振百未有之榮。蓋世宗之於王。恩誼隆稠。不啻布衣昆季。而王之謙畏寅恭。善

承眷睠。亦殊足以上契聖心。吁。難已盛已。按賢王政迹。畧見前編。頃讀宗室王公傳。尤得其詳。補輯於此。

和碩鄭獻親王為太祖皇帝弟之子。世祖嗣位。與睿親王同輔政。功亦相埒。扈

駕入關。封信義輔政叔王。十二年。上疏推述太祖太宗遺烈。以為平治天下

在信。詔令順人心。前方降詔。恤滿洲官兵疾苦。已復令修乾清宮。詔令不信。何以

服人。又請設起居注官。垂信萬世。世祖善之。夏薨於位。遺言勸上以統一四海

為念。上哀慟。詔圖像宮中。

咸豐三年四月。命大臣監視。銘化內府金鐘。凡黃鐘二。太簇一。皆乾隆五十五年

所鑄。鐫鐘也。蓋是時軍饟方亟。庫藏空虛。聖心焦勞甚矣。

翁文端公以大理寺少卿。丁艱服闋。還京。補國子監祭酒。祭酒秩從四品。理少秩正

四品。例不得補。時宣宗亟欲擢用。故有是命也。於是文端兩為祭酒。儒者榮之。

乾隆間。四庫書成。度藏文淵閣。始置官典守。雖兼銜貼職。實為翰詹諸臣清要之

任。朱文正公首直閣事。皇十一子成親王。刻石印贈之。嗣阮文達公繼充是選。文

正遂以印付之。文達

安徽布衣胡文忠。當賊破定遠時。家毀於難。鬻其女。隻身赴京師。謂林遠村侍御之望曰。督師者久無功。又驕縱好聲色。皖名城多陷。苗沛霖跋扈。反形日露。督師者若不知民無生望。使前督師者終不去。皖何至是。前督師者袁甲三也若有言責。當入告。侍御唯唯。胡不及待。遂自縊死。死猶懷書責林。語益激。林乃並書疏聞。未幾。督師者以母喪。詔許來京。而復以前督師者往。見許宗衡玉井山館筆記。

本朝宗藩懿戚中。學術之正。政治之醇。莫如簡儀親王德沛。王為太祖皇帝弟濟爾哈齊四世孫。早歲應襲父爵。為鎮國將軍。讓與從子。入西山讀書。世宗以果親王薦。召見。問所欲。曰。願側身孔廟。分特豚之饗。世宗大器之。授兵部侍郎。王益折節嚮學。立志希聖。一言一動。必由仁義。乾隆初。嘗以吏部侍郎兼祭酒。每入學。摩挲俎豆。不忍決舍。嘗集太學諸生。講大學首章。圍橋門。聽者千餘人。靡不悅服。獨助教王之銳。以為未盡。復陳說已意。王欣然下階。三揖而謝。初甘肅地瘠。歲常歉。有司視為固然。無報災成例。王始外任。即撫甘肅。兩月不雨。立馳奏賑之。高宗即位。遷湖廣總督。調閩浙。再調江南。所至熟陟至公。尤重民事。乾隆七年。淮揚大水。王慮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實麥餅千艘。蔽運河兩岸。饑民噉聲若流。菜色立變。命府縣官放

手開倉以賑甯濫毋隘是役奏動地丁關稅鹽課銀一十萬兩奏銷時屬吏皆以為危高宗弗問蓋信之有素矣

簡儀親王督閩浙時巡歷諸郡所至必先謁先師廟即升明倫堂講易屬吏列侍於後諸生環立於前函丈之間雍雍肅肅其駐節杭州時於敷文書院繪河洛方圓義文諸圖揭於屏間王手執松枝伫立指點講解移晷纓笏塞巷巾卷充庭莫不傾聽忘倦僉謂天潢節鉞中古今一人王在閩有鼇峯書院講學錄行於世所著復有易圖解實踐錄二書康祺敬按本朝滿洲儒臣理學經濟代產巨人尚未有膺孔庭從祀之榮者如王及文定公徐元夢文端公倭仁文忠公文祥亦無愧兩廡人物惜無人焉為之抗章乞請也

康祺以京官謁選時自意依流平進焉憂多齋尚非妄

則不宜復出矣
布康祺以京官謁選時自意依流平進焉憂多齋尚非妄
國家開典如此類者甚多謬冀有所論列私居則

巨清開國元輔在漢臣中必首推范文肅公文程其遭遇如漢之留侯明之誠意而建樹宏遠則過之世傳其三大議尤足固根本流賊破明燕京吳三桂來乞師甯親王召公籌策公曰賊惡稔矣可一戰破惟好生者天之道古未有嗜殺人而得天下者國家欲統一方夏非又安百姓不可王用其言入關申嚴紀律妄殺者罪遂定

京師一大議也。明季賦額屢增，民不堪命。公廷對，請用萬歷時額，從之。天下大悅。二大議也。閹獻亂後，土曠民稀，公條上軍屯事宜，詔議行之。流亡漸集，裁兵不譁。三大議也。公以孔孟之學術為伊旦之經綸，張劉兩文成烏足語此。

盛京大庫有老熊皮一具，雄烈如生。我太宗文皇帝御鎗所獲也。歷朝藏弄，以示服猛。

歐陽文忠公像在滁州官庫。乾隆己卯，新建尚書表文達公典試回京，進呈御覽。題詩以為鎮滁之寶。

嘉慶辛酉京師大水，科場改九月。詩題百川赴巨海，乃謝康樂擬建安七子陳思王一首。取天下歸仁意。聞中罕得解。前十本將進呈，韓城王文端公以通場無知出處為憾，房考高侍讀鶚搜遺卷，得定遠陳叢卷，亟呈薦，遂得南元。他房落卷，有畧涉正意者，搜棄補薦，皆中式。

乾隆間，某太史詔事豪貴，其妻某氏始拜金壇于相國夫人為母。如古所稱乾阿嬭者。嗣相國勢衰，又往來錢唐梁尚書家，蹤迹暱密。有朝士嘲以詩云：昔年于府拜乾嬭，今日乾爺又姓梁。赫奕門庭新吏部，淒清池館舊中堂。郎如得志休忘妾，妾豈無嫌。

顏以爲郎百八年尼親手挂朝回猶帶乳花香。

時相傳冬月嚴寒梁尚書早朝某妻

自來詣臣媚妾悅人惟恐不工事有甚於此者然聞房應秘豈外人所與知況尚書名臣即某太史妻亦不過熱中趨附何至爲婢妾倡伎之所不爲殆傳聞者過於輕薄甚其詞也

又道光朝一翰林夙出濰縣陳文愬公官俊門下文愬喪耦翰林爲文以祭之有喪我師母如喪我妣之句翰林妻又嘗爲許文恪公乃普之義女有詠之者集成語作聯揭諸門外曰昔歲入陳寢苦枕塊昭茲來許把袂與稠二事畧同一詩一聯皆爲言官登白簡至今有餘臭焉余之紀此將使十鑽千拜之流稍自顧其名節而才士之筆端剽悍者亦當稍留地步勿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也

嘉慶甲子車駕幸翰林院欲令與宴者即席爲詩朱文正公奏諸翰林皆蒙賜酒觀戲恐心分不能立就仁宗允之公出語諸翰林曰若是日即席爲詩諸君能不錯狗洞乎文正性喜詼諧此其一節也康祺按乾嘉文物慎選清班當時詞苑中人尚不至爲應制一詩遽穿狗竇公特慮醉後失詞耳

朱文正公清德素修爲時宗仰薨之日卧處僅一布被布褥其別舍則殘書數篋而已見者莫不悲感仁宗親賜奠南至門即放聲哭且賜以挽詩有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言錢之句天章論定公亦當含笑於九原

乾末嘉初。滇省鑄銅。為最苦之幾。一經派出。即身家不保。推原其故。凡全滇屬員中。有虧短者。有才具短絀者。有年邁者。本管道府即具報。委令運銅於承領運腳時。即稟明藩司。將所短各數。扣留藩庫。以至委員亦手動身止。有賣銅一法。所短過多。或報沈失。或交不足數。至參革而止。此數十年弊政也。自將礪堂相國做銘任滇藩。實得銅廠內。有提拉水洩一項。每年應發銀二十萬兩。八成給發。扣存二成。得四萬兩。於四正運。每船津貼銀八千兩。副運減半。於起運時。給發一半。船至湖北。全給之。保舉運員。須本管府道加考。以並無虧空。年力正強。為合格。此法行至道光年。尚無更變。人不以為畏途矣。見崇慶楊襲侯國楨自定年譜。楊亦道光初藩雲南者。今滇銅久不採運。舊章未必遵行。錄此。以為講銅政者之一助。

楊襲侯在滇。兩署藩篆。其時各省採銅委員。率羈留至四五年。侯訪知四川烏城廠銅。可以般運。遂呈請大憲。在烏城採買銅二百萬斤。五省委員咸獲齎運。雖銅價畧貴。而運腳節省。合計有盈無絀。此亦留心度支所當知者。

西陵類稿中。有恭紀蘇撫任內。迎鑒盛事云。某日。有內臣頒賜食品。並傳諭云。宋韓是老臣。與眾巡撫不同。著照將軍總督一樣頒賜。計活羊四隻。糟雞八隻。糟尾

尾八個。糟鹿舌六箇。鹿肉乾二十四束。鱖魚乾四束。野雞乾一束。又傳旨云朕有日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同。因巡撫是有年紀的人。可令御厨太監傳授與巡撫厨子。為後半世受用等語。此世俗深朋密戚之所希聞。而以萬乘至尊。垂念人臣。饋啖之需。乃至纖至悉如此。宜身受者。舉箸不忘也。

文端伯相伍彌泰。乾隆四十八年。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明年七月。授東閣大學士。越二月。和坤亦以冢宰拜參知矣。世多以伍相為和坤外祖。以年輩論之。似不甚符。或文端女為和坤繼母耳。相傳文端家有急需。公子輩貸二千金於坤。公聞之。語諸公子云。既已向貸。退還。不情。命取田契價值相當者。署券歸償。坤力辭。使者三返。始勉受。坤之貪污。殆公所素嫉。故以之示意歟。

高宗在藩邸。鄒宗伯一桂。方以工畫值。內廷令內侍持箋命畫。宗伯以未奉諭旨。不敢應。高宗登極。賞其謹慎。擢用卿貳。

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釐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誰云交際之常。廉恥實傷。儻非不義之財。此物何來。此儀封張清恪公任督撫時。禁止饋送檄也。質確如古謠詞。

按又一本大同小異。

一命以上當奉為金繩鐵矩。